

· 岁月悠悠

## 美丽的蛤蟆通河(三)

■ 朱建新 文

## 秋天到了

美丽的蛤蟆通河,周边散布着不少的榛果子。到了9月底,诱人的榛果就熟了。如果有兴趣的话,带上条麻袋或者是背筐,用不了一个时辰就能满载而归了。当然也有不少人更喜欢品尝早些时候才七八成熟的榛果,嫩绿色的外壳用牙轻轻一磕就开了,果仁白嫩而味道鲜美,让人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。

在北大荒,也只有在那几天里,大伙儿才会有这样的口福。那时候,无论是在上下班的路上,还是在田间休息时,我们随手摘下一把,长在路边或者是田埂旁带着枝叶的嫩绿榛果,一尝这口味独特的时鲜。

每当8至10月,能在榛果林里找到不少土黄色的榛蘑,虽然榛蘑貌不出众,却味道鲜美,还是北大荒的名菜小鸡炖蘑菇最离不开的主菜之一。老乡们喜欢榛果子,还有另外一个原因,各家客户的菜园子篱笆用料都离不开它。也就数榛果子最为实惠和耐用,还取之不尽。所以,房前屋后、山上山下、河边路旁到处都能看到榛果子的身影。

美丽的蛤蟆通河,每年的秋天和春天总会有好几个星期,一排排、一行行的大雁壮观地从蛤蟆通河上飞过。从早上到晚上、从天明到天黑,都不见有过停歇。

在有月光的夜晚,常常会传来夜空中大雁嘹亮的号声。但是,最让人难忘的还是在来北大荒的第一年深秋。那时连队的新房还没有盖起来,我们只得继续住在洼地上的帐篷里。有一天,帐篷外风雪交加,几乎成了一片白茫茫的世界。呼啸着的暴风雪(东北话叫刮大烟泡),把南迁的大雁们压得只能紧贴着对面山坡上的柞树林低飞,有些甚至都快要擦着我们住的帐篷了。那天,帐篷外不时传来大雁那凄厉的号声,让人久久都不能静下心来。

## 美丽的北大荒

美丽的蛤蟆通河,虽然我们和你远隔千山万水,已经很难再相见了。

虽然我们和你相遇、相识的时间和机会都太少了。虽然我们那时没有相机和手机来把你的美丽和

多姿,永久地保存和留念。但是我们的心中已经永远留下你的美丽。

夏天,宜人的凉风阵阵吹过清澈的蛤蟆通河,婆娑的树影和遍地的野草野花竞相摇曳。原野里的白色铃铛花静静地开放,幽香诱人。远处传来云雀嘹亮的歌声,让人百听不厌。有时,蓝天中的云雀会箭一般地扎向地面,忽而又像箭一样地冲上蓝天,不厌其烦。它们的歌声也变幻莫测,让人感觉忽远忽近、忽高忽低,摸不着方向,常常只闻其声、不见其影。花栗鼠总爱在你周边探头探脑、神出鬼没、没个安静的时辰,却总招人喜欢。

傍晚,美丽的火烧云就像天边燃烧的巨大布幔,从东到西、从南到北,染红了天上所有的云彩,有的大红、有的紫红、有的金红、有的玫瑰红、有的暗红,绚丽多彩。寒冷的冬夜,一群群狍子从山上下来,就像羊群般散布在漆黑的田野里。据说田野里散落的豆秸就是它们冬天里的最爱。在寒冷刺骨的冬季,我们在荒草甸上不辞辛苦地去挖掘排水沟,有时刨出的冰块里也会发现冻在里面的老头鱼,晶莹剔透,犹如自然界里的水晶艺术品,让人赞叹不已。但是只要把它们放回到温暖的房间里,待到冰块化开后,鱼儿又会活蹦乱跳起来。

在北大荒,这样的美景和奇观数不胜数、比比皆是。

有时我们也会问自己,是什么让我们知青对北大荒如此的念念不忘和眷眷怀顾?一千个人中也许会有一千种回答,但是有一个共同点是不容置疑的,那就是北大荒的美丽。

那是一种最原始的美、最野性的美和最广袤的美,是几千年来日月之精华和大自然的沉淀才形成的。

任何的人工雕琢和修饰都无法还原这样的美。

北大荒广袤的原始森林、群山、湖泊、河流、小溪、沼泽地,一大片一大片的灌木丛、齐胸高的大草甸子、高高的白桦林无一不体现了这样的美。这样的美失去了就不可能再回来。

文苑投稿电子信箱:  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· 时令小语

## 摘桑果

■ 贾瑞东 文

有一则遗闻,说李白游黄鹤楼时朋友们鼓动他题诗,李白看了看四壁感慨地说:“眼前有景道不得,崔颢题诗在上头!”不言而喻,崔颢的诗已经封顶,无人僭越。

为什么要提及这个故事呢?因为我看了发表在《杨浦时报》上一篇《桑椹甜甜蜜蜜》的文章,很好,我不敢写。其实,在几年前,有天去菜市买水果,发现还卖桑椹,包装精美,一问价让人咋舌,12元一盒,不几颗,通过透明的盒子数都数得过来,当时就有写的念头,后来一忙就再也没提笔,直到看见《桑椹甜甜蜜蜜》这篇文章才又动了初心,可作者已占了先机,而且写得漂亮,那我还说什么呢?只得随便回忆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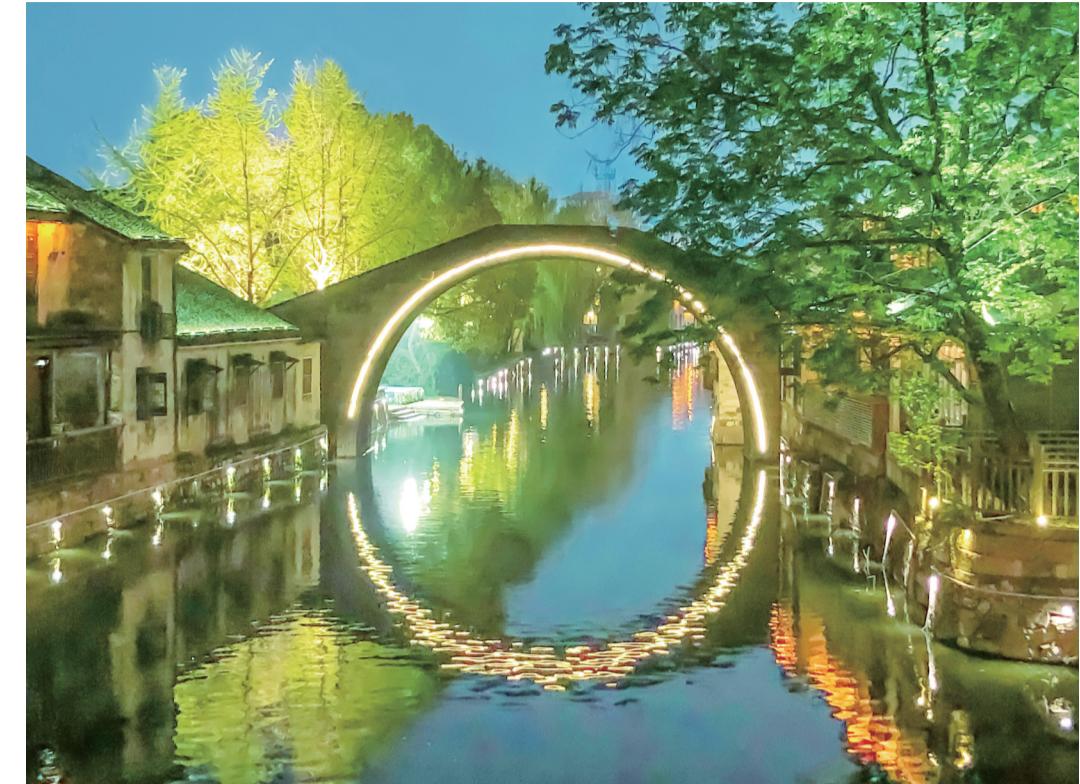
补缺聊慰暮怀。

儿时的乡下盛产桑椹,栽桑养蚕是生产队创收的主业,所以大力推广。桑叶喂蚕,桑椹却不知什么用场,虽然可以吃但非主食,只是田间地头累了饿了,就到桑树下歇息,随手摘几颗填填肚子。

成熟的桑椹落了满地,踩扁的踩烂的或被太阳烤焦风干的,铺了厚厚一层,更多的成了蚂蚁的美餐,还挑三拣四专找好的下嘴,邀群结队的虫蛾将它们噬成蜂窝,浓稠的汁液四处流淌。

桑椹在我们乡下叫桑果。小学放暑假,我们除了帮大人放牛、割草、煮饭外,几个小孩约好中午出去摘桑果卖,听说公社有个地方专收桑果,好像做酒用,五分钱一斤。

我们斜挎一个肚大口小的竹篓,找个桑树最多的地方四散开来。先站在地上摘,再爬上树摘够不着的。爬树是我们的绝活,光脚丫攀几跃就上去了,有时动作过猛会摇落那些熟透的果子,落在身上就是一朵墨菊,砸



通津古桥(南浔) ■ 钱政兴

· 生活故事

## 温暖的“熊掌”

■ 徐小桐 文

一推开“熊掌咖啡”的店门,店内浓郁的咖啡香气便扑鼻而来。来到收银台前,只见一个年轻的小姑娘,穿着一身干净利落的工作制服,清秀的脸上洋溢着纯净的笑容。

她做着手语,在饮品单上比划着,两只月牙似的眼睛迸射出热情期待的火花。她很耐心,也很仔细地确认我要点的饮品种类。看着她细致入微的动作,我才恍然大悟,原来眼前的这位咖啡师是一位聋哑人士,我不禁感到疑惑,这个咖啡馆为什么会招聋哑人呢?

在取餐处等待时,我环顾四周。桌面一尘不染,窗明几净,墙上的海报诉说着这家店的前世今生,也解开了我的疑惑。原来这家名为“熊掌咖啡”的咖啡馆店员

大多都是有缺陷的残疾人士。他们有的是聋哑人,在交流上有一定困难;有的是盲人,在制作上有一定困难;还有的是面部被烫伤,心生自卑,不愿以面示人,便穿上玩偶服,成为火出圈的“熊掌”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——不希望自己成为社会的负累,尽所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尊重。

熊爪咖啡创始人天天说,他们最开始是想开一家咖啡店,可以解决聋哑咖啡师就业的问题,最终想出了“熊洞”这样的创意。顾客在手机上下单,便可等待洞口伸出的熊掌咖啡。等候间隙还可与熊掌互动,惹人喜爱,遂火遍了上海。

现如今,咖啡师们也逐渐打开了自己,操作自如的特殊咖啡师自信地展示在人们的眼前,白色的热汽输送着咖啡淡淡的清香,朦胧的雾气中透着一张张认真专注的脸。即便是一个从小就

身患残疾的人,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里,他也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敬。

转眼间,咖啡师已将热气腾腾的咖啡包装好,递给了服务生,服务生在咖啡店侧面墙壁上的小洞中用熊爪将咖啡递出。我两手接过热气腾腾的咖啡,抬头望着那个毛茸茸的熊爪,不由自主地和它击掌,毛茸茸的触感温暖了我的心,而我的力量想必也通过熊掌传给了它的主人。

望着这座我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市,真切地感受到了城市温度。在“熊掌咖啡”的背后,体现出的是“温暖人心”的城市理念。从为残障人士提供就业机会,到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租房保障;从做好老旧小区改造,到设立便民菜场;从增加公园绿地,到推进政务服务“一网通办”……这些暖心举措,构成了人民城市的幸福密码。

这优美的旋律持续久一点。

接着伸出一只白嫩的手,粉拳往窗台上一松,撒下一摊花花绿绿晶晶亮的东西,我们来不及数,左手扯起衣襟右手横着一扫,硬的软的全进了裙兜,来到旁边的空地撒手将收获悉数倒在地上,蹲下身来一张一枚地清点整理,总共七八毛钱,每次都相差无几。

将钱摞好再卷起来,硬币塞在中间,用橡皮筋套住,藏进衣服内层的口袋里,手在外面按按,鼓鼓囊囊的,这才兴高采烈地回家。

桑果甜甜,收获满满,自己凭双手挣来的钱一分一厘都舍不得花,每每晚上睡觉前在床头数一遍,白天把牛绳一抛选个地方坐在石头上安静地再数,尽管数了无数次一分不差,但数钱的感觉特别好,看着钱上那些斑斑点点的果渍,心里舒坦得无以名状。

现在已记不起当年卖桑果积攒的钱之最终归宿,但是那味道甜在心底,越久越醇。